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
第四十七回 陳小雲運遇貴人亨 吳雪香祥占男子吉

按：齊韻叟隨身便服，詣李淑芳靈案前，恭恭敬敬朝上作了個揖。小讚在傍，伏侍拈香奠酒。再作一揖，乃退下兩步，令蘇冠香代拜。冠香承命，拜了四拜。其餘諸位自然照樣行事。次為高亞白，是姚文君代拜的。文君拜過平身，重復跪下再拜四拜。亞白悄悄問故，文君道：「先是代個呀，倪自家也該應拜拜俚。」亞白微笑。尹癡鴛欲令林翠芬代拜。翠芬不肯，推說：「阿姐勿曾拜哉呀。」癡鴛笑道：「倒也勿差。」祇得令張秀英來代。及林素芬為朱藹人代拜之後，翠芬就插上去也拜了。以下並不待開口，朱淑人作過揖，周雙玉便拜。陶雲甫作過揖，覃麗娟便拜。煞末挨到陶玉甫，正作揖下去，齊韻叟揚言道：「浣芳間架頭，玉甫祇好自家拜。」玉甫聽說，正中心懷，揖罷即拜，且拜且祝，不知祝些甚麼。祝罷又是一拜，方含淚而起。小讚乃於案頭取下一卷，雙手展開，係高亞白做的四言押韻祭文，敘述得奇麗哀艷，無限纏綿。小讚跪於案旁，高聲朗誦一遍，然後齊韻叟作揖焚庫。禮成祭畢，陶玉甫打鬧裏契起李浣芳先自溜去。一行人紛紛然重回右首李浣芳房間，陳小雲側立迎進。怎奈外間鐘鼓之聲，聒耳得緊，大家沒得攀談。覃麗娟、張秀英同詞說道：「倪完結哉呀，請該首去坐罷。」

齊韻叟連說好極，卻請陳小雲一淘敘敘，小雲囁嚅不敢。韻叟轉挽陶雲甫代說，小雲始遵命奉陪。臨行時又尋起陶玉甫來，差大阿金往後面去尋，不見回復。齊韻叟攢眉道：「故末真真罷哉。」陶雲甫忙道：「我去喊。」親自從房後趕至李秀姐房門首，祇見李浣芳獨倚門旁，秀姐和玉甫並在房中，對面站立，一行說一行哭。雲甫踉蹌道：「去哉呀，幾花人單等耐一干子！」秀姐因也催道：「價末二少爺外頭去罷，晚歇再說末哉。」玉甫祇得跟雲甫走出前邊，大家哄然說：「來哉，來哉。」齊韻叟道：「難人阿曾齊嘍？」蘇冠香道：「再有個浣芳。」

一語未終，阿招攬著浣芳也來了。浣芳一直逕至韻叟面前，便撲翻身磕一個頭。韻叟錯愕間故，阿招代答道：「無媿教俚替阿姐謝謝大人、老爺、先生、小姐。」韻叟揮手道：「算啥嘍？勿許謝。」側裏冠香即一把拉浣芳到身邊，替他寬帶解鈕，脫下孝衫，授與阿招收去。一面齊韻叟起身離座，請陳小雲前行。小雲如何敢僭？垂手倒退。尹癡鴛笑道：「勸讓哉，我來引導。」當先搶步出房。隨後一個一個次第行動。

癡鴛將及東興里口，忽聞知客在後叫「尹老爺」，追上稟道：「馬車停來浪南畫錦里，我去喊得來。」癡鴛道：「馬車勿坐哉哩，問聲大人看。」知客回身攔眾請命，齊韻叟亦道：「一點點路，倪走得去好。」知客應聲是。韻叟令其傳命執事人等一概撤回，但留兩名跟班伺候。知客又應聲是，退站一邊。

一行人接踵聯袂，步出馬路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後，參差不齊。轉瞬間已是西公和里。姚文君打頭，跑進覃麗娟家，三腳兩步，一溜上樓。尹癡鴛續到，卻不進去，於門首佇立凝望。即時齊韻叟帶領大隊，簇擁而至。癡鴛攔臂請進，韻叟道：「耐阿是算本家？」癡鴛笑而不辨，跟隨進門，逕至客堂。一個外場手持一張請客票呈上陶雲甫。雲甫接來一看，塞向懷裏。眾人都理會。

覃麗娟等在屏門內，要攙扶齊韻叟。韻叟作色道：「耐道仔我走勿動？我不過老仔點，比仔小伙子勿推扳哩。」說著，撩衣躡足，抬級登梯。娘姨打起簾子，請到房裏。韻叟四面打量，誇讚兩句。覃麗娟隨口答道：「勿好個，大人請坐哩。」

韻叟略讓陳小雲，方各坐下。大家陸續進房，隨意散坐，恰好坐滿一屋子。姚文君滿面汗光，暢開一角衣襟，祇顧搵扇子。高亞白就說道：「耐怕熱末，坎坎啲要緊實概跑？」文君道：「陸裏跑嘍？我常恐撥癩頭龜個流氓看見，要緊仔點。」

齊韻叟見房內人多天熱，因向眾人道：「倪再去認認秀英個房間哉呀。」大家說：「好。」張秀英起立專候，並催道：「價末一淘請過去哩。」陳小雲不復客氣，先走一步，與齊韻叟同過對過張秀英房間。眾人也有相陪過去的，也有信步走開的，祇剩朱藹人吸煙過癮。

陶玉甫、李浣芳沒精打彩，尚在覃麗娟房裏。陶雲甫令娘姨傳命外場擺臺面，再去對過胡亂應酬一會，捉個空，仍回房來問陶玉甫道：「李秀姐搭耐說啥？」玉甫道：「說個浣芳。」雲甫道：「說浣芳末，為啥哭嘍？」玉甫垂首無語。雲甫從容勸道：「耐勸單顧仔自家哭，樣樣樣勿管。今朝幾花人跑得來做啥？說末說祭個李淑芳，終究是為仔耐。常恐耐一干子去，想著仔淑芳再要一泡仔哭，有幾花人一淘來浪，故末讓耐散散心豁開點。故歇就說是豁勿開，耐也該應講講笑笑，做出點快活面孔，總算幾花人面浪領個情。耐自家去想，阿對？」玉甫依然無語。

適娘姨來說：「臺面擺好哉。」雲甫想去問齊韻叟阿要起手巾。朱藹人道：「問啥哩，喊俚啲絞起來末哉。」娘姨應了。雲甫替陳小雲開張局票，授與娘姨帶下發訖。

比外場絞過手巾，兩面房間客人、信人齊赴當中客堂，分桌坐席，公議齊韻叟首位，高亞白次位，陳小雲第三。其餘諸位早自坐定。陳小雲相機湊趣，極意逢迎。大家攀談，頗相浹洽。陶玉甫勉承兇命，有時也搭訕兩句。

俄而，金巧珍出局到來，眾人命於陳小雲肩下駢坐。巧珍本係圓融的人，復見在席同濟銜杯舉箸，飲啖自如，自己亦隨和入席。齊韻叟賞其圓融，偶然獎許。巧珍益自賣弄，詼諧四出，滿座風生。為此席間並不寂寞。

齊韻叟忽然想著，問高亞白道：「耐做個祭文裏說起仔病源，有多花曲曲折折，啥個事體？」亞白見問，遂將李淑芳既屬教坊，難居正室，以致抑郁成病之故，徹底表明。韻叟失聲一嘆，連稱：「可惜，可惜！起先搭我商量，我倒有個道理。」亞白問：「是何道理？」韻叟道：「容易得勢，淑芳過房撥我，算是我個固仔，再有啥人說啥閑話？」大家聽說默然。惟有陶玉甫以為此計絕妙，回思淑芳病中若得此計，或可回生，今則徒託空言，悔之何及！登時提起一肚皮眼淚，按捺不下，急急抽身溜入覃麗娟房間去了。

高亞白道：「故末是倪勿好，講得起勁仔，忘記仔玉甫。」姚文君插口道：「李淑芳個人也忒好哉！做仔信人也無啥要緊嘍，為啥勿許做大老母？外頭人是瞎說呀，我做李淑芳末，先拿說閑話個人撥兩記耳光俚啲。」說得大家一笑。

齊韻叟禁阻道：「勸去說俚哉，隨便哈講講罷。」高亞白鬢然道：「有樣好物事來裏，撥耐看。」欵地出席，去張秀英房間取出一本破爛春冊，授與韻叟。韻叟揭開細細閱竟，道：「筆意蠻好，可惜勿全。」隨將春冊遞下傳觀。

亞白道：「好像是玉壺山人手跡，不過尋勿出俚憑據。」韻叟道：「名家此種筆墨，陸裏肯落圖章款識？再有仔個題跋就好哉。」尹癡鴛道：「題個跋末勿如做篇記。就拿七幅來分出個次序，照敘事體做法，點綴點綴，竟算俚是全璧，阿是比仔題跋好？」亞白道：「故末要請教耐去做個哉。」癡鴛道：「耐請我老旗昌開廳，我做撥耐看。」亞白道：「我末就請仔耐開廳。倘然耐做出來，有一字不典，一句不雅，要罰耐十臺開廳啲哩！」癡鴛拍案大聲道：「一言為定，臺面浪纔是見證！」

不料這一拍，倒驚動了陶玉甫，祇道外面破口爭論，悄悄的指干淚痕，出房歸席，見眾人或仰著臉，或搖著頭，皆說這篇文章著實難做。高亞白道：「俚敢於大言不慚，終有本事來浪，管俚難勿難。」齊韻叟道：「我要緊拜讀拜讀。明朝耐就請仔俚，教俚快點做。」尹癡鴛道：「節浪無工夫。我十七做好仔，十八到老旗昌交卷。該應罰，勿該應罰，大家公評。」亞白道：「準於十八老旗昌取齊，在席七位就此面訂怨邀。」眾人皆說：「理應奉陪。」

陶玉甫低問陳小雲做的何等文章。小雲取過春冊，訴明緣由。玉甫無心展閱，略翻一翻，隨手丟下。齊韻叟見玉甫強作歡容，毫無興會，又見天色陰晦，恐其下雨，當約眾人早些散席，大家無不遵命。金巧珍見出局不散，未便擅行。陳小雲暗地催他：「去罷。」巧珍方去。

席散後，陶雲甫擬進城回家，了理俗務。朱藹人為湯嘯庵出門，沒個幫手，節間更忙，並向齊韻叟告罪失陪。韻叟欲請陳小雲到園，小雲亦托辭有事。韻叟道：「價末中秋日務必屈駕光臨。」小雲未及答言，陶雲甫已代應了。韻叟轉問尹癡鴛：「阿轉

去？」癡駕道：「耐先請，我就來。」

韻叟乃與高亞白、朱淑人、陶玉甫各率相好，拱手作別，仍坐原車歸園。覃麗娟、張秀英直送出大門而回。接著朱藹人興辭，林翠芬跟阿姐林素芬乘轎同去。

陳小雲始向陶雲甫打聽中秋一笠園大會情形。雲甫道：「啥個大會嘅！說末說日裏賞桂花，夜頭賞月，正經白相原不過叫局喫酒。」小雲道：「聽說喫仔酒末定歸要做首詩，阿有價事？」雲甫搖手笑道：「無撥個。啥人肯做詩嘅？倘然耐高興，做也做末哉，總無撥俚啖自家人做個好，徒然去獻醜。」小雲道：「我第一棟去，阿要用個帖子拜望？」雲甫搖手道：「無須。但請仔耐末，交代園門口，簿子浪就添仔耐陳小雲個名字。耐末便衣到園門口說明白仔，自有管家來接耐進去。看見仔韻叟，大家作個揖，切切裝出點斯文文個腔調來。做生意末，生意本色好哉。」

小雲再欲問時，尹癡駕適從對過張秀英房裏特來面說，即要歸園。雲甫趕著問道：「耐說做該篇記，我替耐想想，一個字也做勿出。耐如何做，阿好先說撥我聽聽？」癡駕笑道：「故歇我也說勿出如何做。好像無啥難做，等我做好仔看罷。」雲甫祇得撩開。

尹癡駕既去，小雲亦即起身，說要往東合興里。雲甫道：「阿是葛仲英請耐？我同耐一淘去，稍微應酬歇，我要進城哉。」小雲應承暫駐，雲甫匆匆著好熟羅單衫，夾紗馬褂。覃麗娟並不相送，但說聲「就來叫」。

雲甫隨小雲下樓，各令車轎往東合興伺候。兩人聯步出門，穿過馬路，同至吳雪香家。一進房間，便見大床前梳妝臺上亮汪汪點著一對大蠟燭，怪問何事，葛仲英笑而不言。吳雪香敬過瓜子，回說：「無啥。」

須臾，羅子富、王蓮生、洪善卿三位熟識朋友陸續咸集。葛仲英道：「藹人、嘯庵纔勿來，就是倪六個人，請坐罷。」小妹妹檢點局票，說：「王老爺局票勿曾有晚。」仲英問王蓮生叫何人，蓮生自去寫了個黃金鳳。然後相讓入席。

洪善卿趁小妹妹裝水煙時，輕輕探問：「為啥點大蠟燭？」小妹妹悄訴道：「倪先生恭喜來浪，齋個催生婆婆。」善卿即向葛仲英、吳雪香道喜。席間聞得此信，一疊連聲：「恭喜，恭喜！且借酒公賀三杯。」仲英祇是笑，雪香卻嗔道：「啥個喜嘅，小妹妹末瞎說！」席間誤會其意，皆正色說道：「故是正經喜事，無啥難為情！」雪香咳了一聲道：「勿是難為情。人家倪子養得蠻蠻大，再要壞脫個多煞，剛剛有仔兩個月，怎曉得俚成人勿成人，就要道喜，也忒要緊晚。」席間見如此說，反覺無可戲謔。

雪香嘆了一聲，又道：「勸說啥養勿大。人家再有勿好個倪子，起先養個辰光，快活煞，大仔點倒討氣。」仲英不待說畢，笑喝道：「耐再要說，人家聽仔耐閑話，也來浪討氣。」雪香伸手將仲英臂膀摔了一把，道：「耐末討氣哉哩。」仲英叫聲「阿唷壞」，惹的哄堂大笑。連小妹妹並既到的出局亦笑聲不絕。

羅子富見黃翠鳳、黃金鳳早來，就擬擺莊。覃麗娟繼至，為報陶雲甫道：「天來浪落雨，耐阿好勸進城哉？」雲甫緣有要件不可，轉向羅子富通融，先擺十杯。子富應諾，席間乃爭先出手打陶雲甫的莊。

那邊黃翠鳳乘間問羅子富道：「今朝耐為啥勿來？」子富道：「我常恐耐無悔再要多說多話。」翠鳳道：「倪無悔咿好哉呀，贖身也定歸哉，身價末原是一千。」子富大為詫異，道：「原是一千末，為啥起先勿肯，故歇倒肯哉嘅？」翠鳳滿面冷笑，半晌答道：「晚歇搭耐說。」子富心下鶻突，卻不敢緊著問。

泊乎陶雲甫滿莊，要緊回家，挽留不住，竟和覃麗娟告辭別去。羅子富意不在酒，雖也續擺一莊，胡亂應景而已。祇等出局一散，約下王蓮生要去打茶會。陳小雲、洪善卿乖覺，覆杯請飯。葛仲英亦不強勸，草草終席。

羅子富喊轎班點燈，徑同王蓮生於客堂登轎，抬出東合興里，正遇一陣斜風急雨，頂頭侵入轎中。高昇、來安從旁放下轎簾，一路手扶轎杠，直至尚仁里黃翠鳳家客堂停轎。子富讓蓮生前行。

到了樓上，翠鳳迎進房間，請蓮生榻床上坐，令趙家姆先點煙燈，再加茶碗。黃金鳳在對過房間，趕緊過來叫聲「姐夫」，即道：「王老爺對過去用煙哩！」蓮生道：「就該搭喫一樣個晚。」金鳳道：「對過有多花煙泡來浪。」翠鳳道：「煙泡末，耐去拿得來好哉。」

金鳳恍然，重復趕去，取過七八根煙簽子，簽頭上各有一枚煙泡。蓮生本愛其嬌小聰明，今見如此巴結，更勝似渾信人，心有所感，欣然接受，嘴裏說：「難為耐。」一手拉金鳳坐於身旁。

金鳳半坐半爬看蓮生吸煙。黃珠鳳扭扭捏捏給羅子富裝水煙。子富推開不吸，緊著要問贖身之事。翠鳳且笑且嘆，慢慢說來。第四十七回終。